

雅堂书库

中国全史

第四部

《中国艳史》

中国艳史

清朝三百年 艳史演义

第三部

（民国）费只园 著

第六十七回

孀姝盛遇折杞畏人言 侠妓孝思画兰偿父债

上回说到潘氏孀姝，被山阳主事杨小匡所诱，偕奔回籍，俨同伉俪，这小匡的父亲，本是苏州校官，小匡随父在任，岐嶷头角，一目十行，大众都称他才子。他不但文章尔雅，独出冠时，便是弄棒耍拳，也练得非凡纯熟，健儿身手，约莫有百人可敌。这时潘氏的孀姝，尚在查氏母家，查氏虽旧隶海盐，却迁寓苏州，与学署不及数武。查氏与杨校官原属至契，所居密迩，家眷自时相往还。小匡见查女发颖竖荇，正是天生佳偶，不料已受潘氏的聘，虽彼此互通款曲，终不敢越礼犯分，那诗篇唱和的里面，不免含着一点狎褻。两家的长辈，总说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，也不去十分防范他。小匡料定婚事是挽回不转了，只有设法在潘家走动，或者好侥幸一面。适值查女的乃翁，以侍郎致仕在籍，小匡向父亲商议，要执贄在侍郎门下。潘侍郎看得小匡少年有志，博学能文，因之极口称许。不及几载，查女已于归潘家了。小匡为着妇翁彭家，服官京师，借着馆甥为名，常到潘家小住。侍郎也在京就养，还向两个儿子大加夸奖。他大儿子由鼎甲开坊，已居卿贰。小儿子便是查女的丈夫，

亦联捷选入词馆。小匡看得潘家势盛，也不能动什么妄想，几年里头，中过副榜，又中正榜。偏是潘家犯了严谴，查女的丈夫革职遣戍，带累乃兄以编修降调，侍郎老怀抑郁，常叫小匡前去谈谈。小匡趁此时机，勾通婢媼，同查女复蹈故辙。查女本在梦断刀环的时候，经不得旧情相触，便了结这相思宿债。侍郎是生性痴聋的，那有工夫来管这暧昧？编修公又功名心热，正在力图开复，闲下来还要品评金石，考订诗文，更不过问弟妇房帷的事。小匡胆气大了，踪迹密了。军台噩耗传来，说征人已经不返了，小匡便想劫这查女。查女却说：“折檀折杞，人言是可畏的”，叫他从缓设策。不道几首秘密的诗，却流入侍郎眼睛里，侍郎借着他故，逐出小匡。小匡想一不做，二不休，竟夤夜逾墙，演那昆仑奴盗红绡的故事。查女卷了金珠饰物，跟着小匡，并骑叠股，出了京城，向天津杨柳青进发。背后追来五个镖师，都被小匡纷纷打退。小匡回到故里，知道潘家不肯干休。查女劝他不必进京会试，恐要遭人暗算。小匡笑道：“我官可以不做，功名却不能不干。凭他潘家有什么力量，我杨小匡偏要同他赌一赌气！”查女作首诗赠杨送行道：

淮水清清河水浑，安排行李送王孙。

明年三月桃花浪，君唱传胪妾倚门。

小匡到了北京，探得潘家父子，为了这事，果然遍告同乡故旧。朝官听了，无不发指，说：“这种人有文无行，会试时不论谁充总裁，填榜过著杨卷，即行撤换，决不使淫凶得志！”谁知发出榜来，小匡却高高中在第九名。因为前十本已呈御览，所以不便更易。大众说道：“只有殿试抑置他罢了。”小匡写的一笔米襄阳字，京中大老，都识得的，小匡料定他们要

恶作剧，却换了欧阳率更的笔法，众人又将他卷属入十本前列，仍旧取了二甲第三。总算朝考贬做三等，还用了工部主事。小匡大言道：“文章有价，阴鹭无凭。我不希罕这六品官，我要款段出都门了，潘家还能奈何我吗？”

山阳是个淮安属县，风气朴塞，本没有通儒硕彦。小匡文名藉藉，居然得第而归，淮人都奉他为师，羔雁盈门，应接不暇。小匡在淮河下面，筑了几间精舍，图书笔砚还我本来。查女又收些闺阁生徒，替他讲解诗句。有时小匡谈经敞席，问字停车，查女也在那面绦障解围，纱帷授课。淮人倒也不问他们前事了，只戏呼查女叫汤夫人，“汤”字是半潘半杨，可算得谑而兼虐。小匡伴着查女，双飞双宿，厮守到二十余年。一切家政纷纭，都是彭夫人处理。有人见过查女的，说他颧骨瘦削，人亦颀长，并不能称为佳丽，兼且痘瘢满面，细如粒麻，只以出口成章，为杨颠倒。小匡青毡终老，固然辜负天才，便这五世进士的杨家，至小匡书香竟斩，不更是可惜吗？朝官为着小匡，每疑淮安士习太偷，获隼的竟至被摈，小匡因此又不容乡里。恰值查女一病不起，便作了一副挽联道：

前世孽缘今世了
他生未卜此生休

查女一班女学生，又作了小传，替查女解嘲道：

再醮之礼，为国家所不禁。《唐书·列女传》，且以能殉后夫，哀然冠首。盖以豫让众人国士之遇，各有不同也。吾国婚姻之道苦矣！迫于父母，困于媒妁，以不出闺闼为守礼，以不见裙屐为远嫌。南威西子之容，降而与簪绦戚施为伍。幽伤憔悴

悴，抑郁以歿。而说者动称红颜薄命，呜呼！其亦知此中人固有难言之隐耶！吾师查先生出身望族，幼即字吴县潘氏。即笄，奉父命归于潘。潘戍且死，先生毅然从淮安杨主政归，盖心之向杨者久矣！初以未敢抗父，故依潘于都。依潘不终，退而依杨。夫亦行己意而已。若潘犹健在，先生又岂能慷慨请行哉！天殆使之两美终合也。主政以先生故，弃官不仕，偕隐者二十余载。先生知主政深，主政报先生亦厚。先生生于某年月日，歿于某年月日。年四十有九。

这篇小传，要算得强词夺理。出在女子手笔，尤觉得恻心骇目。小匡将查女殡葬事毕，茕茕独处，鰥日常醒，便别了彭夫人，到上海来寻点乐趣。

山阳到上海，只是南北一渡。这时上海租界，已经愈辟愈广，公共租界以外，什么法租界、美租界、日本租界，宝山南汇的边境，为着毗连上海，渐渐划入。公共租界里，分出六条马路，东起黄浦滩，西达静安寺。歌场舞榭，栉比鳞次，最著名的叫做四大金刚，不特利屣长裙，自成风气，便是拨弦度曲，对酒飞觞，也能因人而施，才博缠头十万。四人中算陆兰芬绮年先殒，张书玉远嫁不还，那林黛玉九度下堂，到得鹤发鸡皮，还在笙歌队里游戏三昧，后来小楼病卧，阒无一人，比花褪红的琵琶别抱，李师师的檐溜濯足，还要凄楚。结果较好的，只有金小宝。

小宝幼年时候，曾经读书识字，偏是他父亲喜酒嗜赌，将家业典卖略尽，还积了一身的债。小宝年才三五，无家可归，他父亲便将小宝鬻入平康，得点身价。小宝性质明慧，能惹人怜，他的鸨母百顺千依，当那钱树子一般看待。小宝的香巢，在胡家宅左近，便是袁翔甫杨柳楼台的旧址，红栏碧帟，不染

纤尘。小宝又浅笑轻颦，令人意远，所以骚人词客，都徘徊在小宝妆阁，壁间斗方参错，居然提倡风雅。小匡也曾慕他的名，去过几次，小宝还赠他一叶兰花画簪，小匡自回淮上去了。小宝触着夙好，在那弦管以外，有时抚弄笔墨。鸳渤画家病蝶山人，看他欢喜涂抹，怂恿他专心学画，说：“明季秦淮佳丽顾横波、卞玉京一流，都以画兰得名。”小宝便搜集《兰花小谱》，终朝摹写，风枝雨叶，映带坐间。病蝶又苦心指导，叫他淡远学顾横波，袅娜学卞玉京，替他定了一张润格。报馆里的黄梦畹、李伯元，将小宝又揄扬一番，真是裁缣量素，户限为穿，小宝长指爪，修容貌，衣留仙裙，披石华广袖，小幀大幅的昕夕不倦。

他父亲本来贫无聊赖，因为女儿已经恩断义绝，却不曾前来啰唆。近来听得画名大著，疑心总有积蓄，便想来沾润一点。小宝看见父亲烟容菜色，鹄面鸠形，着实有些不忍，便向父亲道：“你老年纪也大了，飘流在外面，终究要弄个结果。你到底欠了多少债？我替你还罢。你在我这里吃碗现成饭，每日给你四百钱吃烟，你要赌是不能了。这些不三不四的朋友，一概可以断绝。如今我是卖画，不是卖身，你要认清楚才好。”

他父亲自然快乐。小宝叫个包探，同他父亲到茶会里，说明各债的归期，便筹备兰花展览会。一面陈列各种荷瓣、梅瓣、素心等类，砂盆瓷斗，芬馥宜人。四围都是小宝的作品，签注价目，中间一张画桌，预备着小宝对客挥毫，题款钤印。报纸上先鼓吹几日，届时自有名流招待，香车宝马，拥挤门前。小宝有些手帕交，也带着熟魏生张，前来瞻仰。你也一幅，我也一幀，未到薄暮，早已一扫而空。合并拢来，得了墨币一千七百多元。将三百元偿了父债，四百元替父亲备了后事。剩得一千元，想创办个花界义冢，邀了林、陆、张三人，一同具名，

还发出一篇小启道：

呜呼！春风信杳，飘零落金谷之花；夜月魂归，惆怅吊玉钩之草。访白杨而萧瑟，何处埋香？问黄土以丛残，谁人荷锺？则有批把门巷，杨柳楼台，驰名于粉黛丛中，得意于笙歌队里。春花秋月，悼佬半生，暮雨朝云，荒唐一梦。或初来姹女，紫玉惊销，或已老秋娘，黄金尽散，或下堂去后，曲谱淹寥，或送客归来，声楼弦轴，猿鹤虫沙之感，共此一杯。狐狸蝇蚋之愁，同消万古。某等可怜藩□，无奈风尘，感旧侣以仙游，过故墟而鬼唱，青磷白骨，回首花朝；麦饭纸钱，伤心寒食，愿订酹金之约，藉供瘞玉之需。涓壤何妨？绸缪伊始。行自念也，于今皆有限欢场，其各勉旃，从此可早除绮孽。谨启。

这张募启印发出去，大众说：“小宝既有孝思，又有义气。”侠妓的声名，传遍大江南北，画兰价值，因此又增了许多。某大令曾在画后题诗四首，却寓着双关的意思道：

人云小草不凌云，一出空山竟轶群。佳种最宜名士赏，幽香无待俗人熏。生成高格稀为贵，果是同心契最真。除却水仙谁可友？梅花孤屿访林君。

明知红紫伍凡葩，种在当门玉不瑕。独秀孤芳留国色，肯从俗艳斗春华？淡描画本惟名手，白战诗篇是作家。从古明珠羞自献，黄金但买路傍花。

楚佩双纫恰有缘，美人迟暮不争妍。身居纸醉金迷地，心印清风明月天。现似优昙偏寿佛，谪虽小劫尚游仙。飞琼偶戏人间世，梦幻东风玉花烟。

重睹仙姿似再生，亭亭独立亦倾城。即空即色参真谛，如

笑如颦悟夙盟。罗袜凌波香十步，缟衣倚竹品双清。画图省识春风面，依旧蛾眉淡扫成。

小宝的画兰，近来也极为珍视，品评的说与顾、卞不相上下。小宝既杜门谢客，人都疑他要择主而事，不料他黄绝入道，益发来得高尚，将这些锦衣花帽，宝剑珠钿，都分赠姊妹行做了纪念。他鸩母的几个养女，一个嫁了秣陵的黄学士；一个嫁了宛平的李参将，等到李参将歿后，又改嫁了仪征倪子和，随着子和到成都去了。这倪子和如何能取这李妇呢？正是：

春满燕都应有偶，秋深蜀道不知难。

欲知后事，且听下文。

第六十八回

倪子和虐婢甘罚重金 文仲恭买姬笑看完璧

上回说到倪子和娶了李氏醮妇，作为继室，一路从北京带到四川候补。这倪子和本是南省的拔贡，因为入都廷试，得了知县，刚要引见出来，原籍的夫人，竟等不及郎君锦旋了。那夫人同子和却是贫贱夫妻，才盼得一官万里，那知少年薄福，将金章紫诰一齐让与他人。子和满望鸛鹄同舟，溯江直上，中途经此变故，知道一棺料理，自有泰山担任，率性不回故里，勉得空琴遗挂，徒益凄凉。将来解组言归，拚着十万俸钱，营斋营奠。只是在京寓里书空咄咄，几至奉倩神伤。一班同乡、同年，都劝他赶紧续弦，相将入蜀，子和亦点头称是，便托媒媼四出作伐。有的嫌子和境遇太寒，有的嫌四川道途太远。最后谈到李氏醮妇。原系青楼出身，丈夫名叫有恒，多年木厂掌柜，积资巨万，后因陵上的关系，讯实伏法，偌大家财，都归了孤嫠掌管。他本杨花水性，仗着这紫标黄榜，倒不肯人尽可夫，定了约法三章，要合格的始能中选。一是少年正途知县，二是须作正室，三是必须先见。子和自问：“年才逾冠，又系廷试得官，第一项是不生问题了。李氏虽是醮妇，我已先赋悼

亡，车来贿迁，尽可使得，四川道远，有谁知道？第二项又可以答应了。只是第三项，仍要吉星拥护，才能成就这段姻缘”。约会在逛庙时间，彼此预图一面，媒媼前往知照。子和是轻衫团扇，顾影翩翩，那李妇油壁香车，青裙缟袂，大有藐姑仙子的风致。经媒媼双方指点，四目相瞩，已是两心相印。子和得了李妇，居然捐了大花样到省，锦江剑阁，随处流连，不及两年，早已官符在握。

李妇脱不掉勾栏习惯，最喜购买妇女，供他捶楚，子和因爱生畏，却也不曾阻抑。起初不过偶然使性，并不十分厉害，渐渐棒敲棍击，身有伤痕，子和还要将顺妻嗔，助纣为虐。一任未滿，又调腴缺。这时李妇志得意满，放出种种手段，虐待诸婢。可怜诸婢，长者只有十五六，幼者只有十一二，贪眠好吃，个个皆然。而且生性健忘，遇事躲懒，像煞有遗传一般。李妇看他们不过，奈他们不得，创出几种酷烈的刑罚，随意尝试，有的用针刺，有的用火烙，呼号达旦，惨不忍闻，署中饿毙的、自缢的，已是数见不鲜。这些小儿女同父母恩义俱绝，那个替他出来伸冤？

不道子和也为着滥刑毙命，被制军年终甄别，奏参革职，他便在成都买田置宅，做一个安乐寓公。李妇看他宦囊颇丰，还叫他设法出山，潜谋开复。子和倒宦兴倦了，只帮着李妇将摆布强盗的法子，摆布婢女。诸婢里面，有个铁匠女儿，平时也备受虐待。铁匠听得消息，偶来探望，那女儿见了父亲，自然哀哀诉苦。铁匠备价请赎，子和不但不允，反说此婢宣布他的恶状，叫李妇榜掠处死。李妇有了子和做护符，那里还肯轻纵？到得一命呜呼，只暗暗叫人抬出埋葬。铁匠再来省视时，早被阍人拒绝了。铁匠料定内中有点蹊跷，但惧怕子和的声势，不敢冒昧发动。

那知这个风声，早传到成都府刘文丹太守面前，太守自从夔州调繁，官声卓著，不好指定子和一桩事，却出了一张告示，大约说：川中官场风气颇坏，常有购民家女为婢妾，一有不合，辄加私刑，甚至治死。应行严禁，且悬赏招告。铁匠正在忿无可泄，看见刘太守牌示，便据实具状控诉。刘太守也知道子和不是善类，若不从速办理，势必毁尸灭迹，人证物证，缺了一样，他便好信口抵赖。便急提子和的阍人严讯，阍人乱以他婢。及至指定姓名时日，阍人诿为未见，再三严鞫，才供出某日某仆，指挥抬工舁一画箱出门，不知何事？复提抬工逐一问时，但说遵埋某处，并不知内贮何物。太守遂派干役，押同抬工前往发掘，一面传请成都县随带仵作，来府伺候。干役将画箱抬入郡署，成都县亲督仵作启视，只有血裤一条，裹着尸身，上半赤膊，发蓬齿豁。仵作喝报：“木器、铁器伤十七处，靴尖踢伤一处，前阴溃烂，系火烙伤。”太守亲验一过，填明尸格，入禀藩司。以子和本系革员，应先提案拘质，其继妻临蓐在即，暂行停鞫，所有婢仆十余口，概行锁候。成都县带回推问，才知该婢伤痕，均系多时积受，此次致命，系用火箸烧红，插入前阴数寸，三出三入，嗥叫而死，皆系倪太太亲自动手，只有靴尖一伤，实是子和帮凶。知县据供详府，太守勃然大怒，说道：“这种恶妇，非到案用火箸治婢之法治之不可！”勒令发审局员，逼子和将妻交出。局员因子和曾经当过审局长官，不肯穷究。太守坚持到底，亲提子和面质。子和力认自己所杀，与妻无预。局员劝他不可画供。他说：“土可杀，不可辱。罪我不过抵命。若我妻到案，不要受大辱吗？”太守打算为子和开脱，令他罚金自赎，只放不过这忍心辣手的倪太太。倪料无可躲避，就投入天主教堂。那天主教士异常蛮横，得了倪的贿赂，每日到府衙门去索子和。太守深恐惹起交涉，无奈罚了子

和万金，以二千抚恤苦主，八千充作善举，婢女一律遣散，子和夫妇受了这番挫辱，便匆匆南下，回到仪征另营窟。

子和逍遥法外了。不道李妇陡患巨疽，昼夜惨呼，与婢死时无异，虽经延医调治，他却腐及肠腑，血肉淋漓，真叫做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呢。子和为着官削妻死，十分无聊，把故乡的山色、江声都认做添愁资料。这时正是光绪中叶，京里因慈禧太后生日，只须废员加倍报效，便好开复原官原衔。子和有个同年文仲恭，现在河南补了知府，他却同李莲英有点瓜葛。子和想托他谋干，于是从仪征直达汉口，雇了驴车，来到开封省城。仲恭却值交卸下来，见着子和，留他在馆住宿。子和谈起续弦再断，仲恭也恰巧新丧爱妾，二人相对凄然。仲恭还捡出一张《绛云小传》的稿来，叫子和斟酌。子和看这篇小传道：

侍姬薛绛云，辽东产，年十九，嫠矣。因鬻身葬夫，遂归于余。定情之夕，俨然处于也。询之则云，前夫痿不能人，如蚕僵，如猬缩，以为今生已矣，不图复遇君。时余甫通籍，家贫几不能举火，并曰疮温之役，皆姬任之。暇辄以女红为余佐。篝灯相对，余读不已，姬必倚熏笼伴余，伺余有隙，殷勤出书画相质。然所临右军《兰亭序》，婀娜绰约，楚楚有致，即摹仿恽本中，裁红刻翠，亦不与尘俗伍。间为小诗，尤婉约可诵。惜身弱多病，向晨必强起理妆，亭午则厨下羹汤，咄嗟立办，称药量水，不假他人。如是者凡十年，余始出守于汴，姬已骨瘦柴立矣。余于无可慰藉中，为其子纳官阶四品，姬例得封恭人，五花诰至，姬一笑而瞑，呜呼！姬之归余，虽妇而实女，余之视姬，虽妾而若妻。姬以某年月日生，以某年月日歿，仅三十二春秋耳。天何夺余之速耶？倘得玉箫再世，或可遗余之老怀也夫。

子和读罢，说道：“情文相生，非此文不能传此人。冒辟疆的《影梅庵忆语》，转觉词多于意了。”仲恭道：“亡姬才智，世间不患其无，只是他冒了再醮的名，依然完璧，这却是意想不到的。他现在尚未逾月，我已奉调回省，这旺夫运的话，倒也不可不信呢。”子和听他谈吐，料是哀悔过甚，勉强敷衍一会儿，就告别渡河北上了。

仲恭这人既儿女情长，又功名心热，在河南觊觎这开封府的缺，只是没有机会。后来两宫西幸，道出河南，仲恭为着烟癖甚深，不敢冒昧恶谒，只把屋子关得紧紧的，榜着“此处停灵，闲人免进”八个大字。不知怎样谋到皇差，东搜西括，侵蚀了三万两银子，将一万五千送与李阉，算是开封缺价；一万五千存在京号，预备到任开支。自己却省啬异常，除了几个鸦片烟外，每日只在枕上买个蒸馍馍，据衾大嚼，起来短衣敝屣，也不像是方面大员。只有出外上衙门，见上司，盥面的时候，两颊都敷点胭脂水，掩饰烟色。从前尽是绛姬替他擦烟盘、通烟枪、挖烟灰、打烟泡，什么调脂呀、沃水呀，伏侍的有条井井，自从绛姬歿后，他又舍不得化钱用家丁，只带了几个亲兵，那里能够舒适？他最不喜‘大人’这称呼，只许手下的人叫他‘二爷’。他既然有了这线索，总道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。谁知虚牝黄金，把他气得发昏章第一。又想趋跼荣禄，靠他这近水楼台，见着总是请安。荣禄偶然发问一句，满口的‘是是是’，‘着着着’。荣禄是慈眷极优的，料定仲恭倾心巴结，必非一无希望，听得他李阉处一封重贽，竟至石沉大海，也想他从丰馈赠，才肯帮他说话。仲恭爱财若命，那肯一误再误？所以终究不曾实授。他既悔且悟，在扈蹕回京时，却有四首题壁诗道：

插足尘中客趁虚，独寻僻地转闲居。到门尚有衣冠客，薰穴微闻徵辟书。岛国累人追窜鼠，泥涂笑我驾疲驴。归来倦倚楼窗看，绕屋风芦绝倒如？

为看青山一卷帘，楼中景物望中添。槐柯众蚁才醒梦，灯火飞蛾枉附炎。置兔都因贪捷跃，网鱼应悔不深潜。举头明月群星淡，皎洁清辉爱素蟾。

乱树丛中昼闭关，药炉茗碗任消闲。眼前光景随缘法，耳畔秋风任往还。酒国尽堪容盛世，书城何必住名山？乡鸡午唱惊浓睡，心在巢由沮溺间。

我思无极独哀吟，旷野人稀草树森。世事如云殊变幻，禅机指水悟深沉。衔泥燕又营新垒，避网鸿宜有去心。赁个书楼石城下，未妨拥鼻日登临。

仲恭这几首诗，词旨幽怨得很，将那顽固卑鄙的旧癖，居然洗刷殆尽，只是补不着开封这缺，以头触壁，人类风狂。大众才知前此的诗，不是有心怨艾，实是叹息李阉。还传他咏汉末时《陈宫捉放》一诗道：

伯奢本来是好意，一旦全家遭惨祸。可恨该县陈前令，为何卖放曹孟德？当年开封若是我，定将该令记大过。

同寅看他如醉如痴，劝他带了绛姬的柩，暂行回京。他在西山深处，替绛姬野花杂树，筑了个小小坟茔，一树一封，并不十分奢丽。及至回到京城里面，一班王公贵族、文武大臣，正在商量迎銮的典礼，把那联军的各种蹂躏，一概丢付爪哇国里。仲恭先受着李阉的激刺，后受着荣相的奚落，自此神经有点感觉，比那班藉口变法的臣僚，格外来得镇静。老佛爷暮年

苦境，连光绪都不能相谅，每到殿前召见，终有不豫的颜色。翁同龢是逐了，汪鸣銮是撵了，朝臣你争我夺，与荣相国相抗的，只有个庆亲王。庆亲王名叫奕劻，从四品宗室，连升带袭，竟至赏食亲王双俸，确是满人的领袖、枢府的机关。朝臣为着变法自强，不特奉天、吉、黑要改行省，连江苏、江宁两部分外，还要添个江淮巡抚。庆亲王是悬格招贤，这江淮巡抚议定后，便叫江苏巡抚恩寿调补。这恩寿便是替沈仲馥调停家事的。恩中丞正待摒挡就道，不意在江苏任上，闹出一段秽史来。正是：

符竹遥颁方拜命，墙茨不扫竟贴羞。

欲知后事，且听下文。

第六十九回

订鹑蝶衅起恩中丞 寄螟蛉情联继方伯

上回说到恩艺棠调了江淮巡抚，忽然闹出秽史。艺棠在苏州，本来用人行政，都是仗着贿赂，他却搜括拢来，都去报效那庆亲王。庆王颇想把艺棠调署两江，不料袁慰亭已保了周馥，艺棠在苏州早站不住，才来谋这江淮一席。江苏人利他远去，正待摒挡起程，偏是他的叔父景星，从福州将军告病，开缺回旗，道出苏州，艺棠留他在拙政园小住。艺棠前往谒见，这位景将军，已经霜髯雪鬓，老态龙钟，扶了一枝短筇，佝偻出来。艺棠照例见礼请安，只见门帘一闪，一个汉妆妇女露了半面。景将军道：“进来吓，替二爷磕头。”艺棠站了起来，那妇女早婷婷袅袅拜了下去，这面自然回答。景将军叫他在下首坐着。问问艺棠江苏风俗如何？民情如何？江淮辖境，共有多少？几时可以到任？艺棠随嘴敷衍，眼光早注在妇女身上。这妇女是景将军的宠妾，前年入都觐见，在上海妓馆里，用五千金购得的，金装玉裹，罗绮缤纷，年纪才二十一岁，却生得修眉圆靥，风致嫣然。他原籍说是扬州，裙下双翘，更觉峭如菱角。景将军在衙门里，替他造了几间妆阁，廊竹槛，清簟疏帘，要算得